

## 南洋如何接納郁達夫

### ——從〈幾個問題〉論戰看其文人交遊的圖景

新沼雅代

(橫濱國立大學國際學系副教授)

摘要：郁達夫在抗日戰爭期間，於南洋參與《星洲日報》及多家華文權威報刊的編輯工作。1941年7月，他發起了〈馬來亞的一日〉這一報導文學企劃。該企劃獲得當地華人社會的廣泛支持，郁達夫與當地華人共同努力推動其實現。然而，隨著戰火蔓延至新加坡，1942年2月4日，郁達夫與其他作家一同撤離至印尼蘇門答臘。他在新加坡實際活動的時間主要集中於1939年初至1941年底的三年間。本稿旨在探討郁達夫在南洋華人社會逐步被接納的過程中，〈幾個問題〉論戰所扮演的角色。為了理解郁達夫如何被當地社群接受，考察這場論戰及其相關的交遊關係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本文將以《星洲日報》為主要資料來源，梳理郁達夫在新加坡初期與當地作家及讀者之間的論戰過程，並分析其文人交遊的圖景。

關鍵詞：郁達夫、幾個問題、星洲日報、晨星、獅聲

#### 1. 〈幾個問題〉的經緯

1938年12月18日，郁達夫自福州市閩江口川石島登上英國商船，前往香港。隨後於12月28日抵達新加坡。<sup>1</sup>自1939年1月起，郁達夫在南洋參與了多項編輯工作。<sup>2</sup>其中，他在南洋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擔任《星洲日報》副刊的主編。他負責《星洲日報》朝刊的文藝欄〈晨星〉以及晚刊的文藝欄〈繁星〉。

---

<sup>1</sup> 胡金定、「郁達夫年譜」、『言語と文化』、第10卷、2006年3月、頁183。

<sup>2</sup> 鈴木正夫將郁達夫在新加坡從事的編輯工作整理如下（由於現存出版物多已散佚，部分內容尚未確認）：  
①《星洲日報星期刊·文藝》，②《繁華日報》，③《星檳日報星期刊·文藝》，④《星洲日報》創立十週年紀念《星洲十年》，⑤《星洲日報半月刊·星洲文藝欄》，⑥《星光畫報·文藝欄》，⑦《星洲日報星期刊·教育》，⑧《星洲日報》社論代筆，⑨《大華週報》，⑩英國情報部發行的《華僑週報》。（鈴木正夫，《蘇門答臘的郁達夫》，東方書店，1995年，頁4-5）。

本節將參考溫梓川的〈在新加坡三年〉，整理〈幾個問題〉的來龍去脈及郁達夫的相關經歷。

3

- 1938 年 12 月某日，郁達夫收到胡兆祥的來信，邀請他前往南洋。
- 1938 年 12 月 28 日，郁達夫經香港抵達新加坡。
- 應《星洲日報》創辦人的胡文虎及北馬友人之邀，他決定在新年假期前往檳城。當時，《星洲日報》的主筆關楚璞也同行。<sup>4</sup>
- 1939 年 1 月 1 日，郁達夫抵達檳城。
- 當郁達夫的行蹤在報紙上刊登後，檳城的文藝團體計劃於 1 月 4 日下午 5 點在郊外的酒樓設宴款待郁達夫。
- 事前，溫梓川與李詞侑受託前去邀請郁達夫。他們 4 日上午 8 點半來到宿舍，但郁達夫當時外出，十餘分鐘後返家。
- 溫梓川曾於中國求學時與郁達夫結識，雖已相隔近十年，郁達夫仍一眼認出溫梓川。溫告知郁達夫，檳城有數十名文藝界人士特地為他準備了宴會，並約定當晚 5 時前來接他。
- 當晚宴席上，郁達夫報告了中國文藝界的抗戰活動近況。報告結束後，溫梓川代表在場人士提出〈幾個問題〉，郁達夫回答：待我回到新加坡後，會以書面或報章回覆。<sup>5</sup>

## 2. 〈幾個問題〉與郁達夫的回答

溫梓川所提出的〈幾個問題〉由以下四個問題構成：

1. 為何南洋文藝界所提出的問題，大多是直接將中國國內的問題移植過來？
2. 南洋的文藝應該是屬於南洋的文藝，而非上海或香港的文藝。南洋的地方特質即是地方性，應如何推動這種地方性，並在文藝作品中加以表現？
3. 近期有人提出在南洋開展啟蒙運動的問題。

---

<sup>3</sup> 溫梓川〈在新加坡三年〉，溫梓川（著）欽鴻（編），2006 年，《郁達夫別傳》，寧夏人民出版社，頁 111-130。原載於 1965 年 7 月、8 月，《蕉風》，第 153 期、第 154 期。

<sup>4</sup> 廣東省南海縣生。1937 年 11 月受聘赴新加坡，任《星洲日報》第二任總編輯，負責文藝專欄。1940 年，與郁達夫等人共同創立中國南洋學會，並擔任首任理事長。1942 年逝世。參見新加坡國立大學，海外華人研究，2025 年 3 月 20 日查閱。

<sup>5</sup> 林萬菁，《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 1927-1948》，萬里書局，1978 年，頁 36-37。

#### 4. 關於文藝的大眾化、通俗化及舊形式的利用問題。

這些問題均涉及南洋與中國的關係。郁達夫返回新加坡後，立即投入編務，擔任《星洲日報》三個文藝欄目——〈晨星〉、〈繁星〉與〈文藝週刊〉的編輯，同時兼任《星檳日報》文藝欄〈文藝雙週刊〉的編輯。儘管事務繁忙，郁達夫依然未曾忘記在檳城宴會上對〈幾個問題〉作出回應的承諾，並於1月21日同時在《星洲日報》與《星檳日報》上刊登了回答。

上述問題，歸根結底，是關於文藝發展與文藝討論的基本問題。郁達夫認為，這些問題皆帶有“地方性”。本文將參考林萬菁的研究成果，依問題順序整理郁達夫的回答<sup>6</sup>：

1. 中國與南洋的文藝界皆以中文為媒介。郁達夫認為，只要論戰的主題值得討論，且討論態度真誠坦率，那麼將“國內的問題”引入南洋進行討論並無不可。然而，若情勢相，則不會帶來任何實質利益。
2. 郁達夫坦率地承認，這是一個極為重要且普遍存在的問題。他主張，文藝作品應當具備強烈的地方色彩，並能夠清晰地反映社會現實。同時，他認為關鍵在於如何適當地調配與展現這種色彩的濃淡。
3. 對於啟蒙運動，郁達夫不僅持支持態度，還認為這是不可或缺的必要行動，因為“無時代不新，無時代不可以有此問題”。他強調，核心問題在於“啟發哪幾種蒙昧？啟發到何種程度？”以及“實際應該如何實施？”。
4. 經過一段時期的討論與醞釀，他認為當前已進入實際創作的階段。郁達夫預測，在南洋，文藝很快會與中國大陸文藝的洪流接軌，使其不再僅僅是過去少數人或特定階級的娛樂與裝飾品，而能夠真正發揮更廣泛的文化影響力。

〈幾個問題〉是1939年1月4日宴席上，當地參與者所提出的問題，由溫梓川作為代表向郁達夫提問。本稿筆者認為，由於這一背景並未廣為人知，而郁達夫的回應卻受到了過多關注，最終引發了一場更大規模的論戰。或許正因如此，溫梓川在1965年發表的〈在新加坡三年〉中，反覆強調自己僅是代表宴席上的眾人向郁達夫提出問題。<sup>7</sup>

### 3. 圍繞〈幾個問題〉的交鋒

郁達夫在1月21日的回答中，批評了〈結黨營私〉與〈破壞統一〉。此番言論引發了一些作家的強烈不滿。這些作家敏感地認為郁達夫的批評是針對他們的。<sup>8</sup> 以下，根據溫梓川與林

---

<sup>6</sup> 同書(註5)，頁119-120。

<sup>7</sup> 同書(註3)，頁116-117。

<sup>8</sup> 同書(註5)，頁119-120。

萬菁的研究成果，整理圍繞〈幾個問題〉的激烈交鋒：

- 1月24日，針對郁達夫的回答，黃耶魯迅速在競爭報紙《南洋商報》文藝欄〈獅聲〉發表〈讀了郁達夫先生的“幾個問題”以後〉，諷刺南洋文藝工作者缺乏獨創性，並對郁的觀點進行反駁。
- 1月25日，郁達夫在《星洲日報》〈晨星〉欄發表〈我對你們卻沒有失望〉，針對黃耶魯的批評作出回應。
- 1月26日，《南洋商報》〈獅聲〉欄刊登〈我們的通訊〉。這篇文章最初是齊蘭與李蘋聯名寫給〈獅聲〉編輯張楚琨的書信，題為〈關於郁達夫先生〉。<sup>9</sup> 同日，張楚琨發表〈編者答書〉，回應齊蘭與李蘋的信件，並間接批評郁達夫。
- 1月27日，郁達夫在《星洲日報》〈晨星〉欄發表〈我對你們還是不失望〉，進一步針對論戰作出回應。
- 2月7日，《星洲日報》〈晨星〉欄連續刊登以下文章<sup>10</sup>：

辜采蘋〈也算是《獅聲》的一個讀者〉

復戈〈批評與謾罵〉

乖崖〈家庭對話〉

雲鵬〈搗蛋〉

李詞侑〈閉門讀書〉

圓的〈偶然隨筆〉

本稿筆者確認了微縮膠卷的影像數據後發現，這六篇文章被編排在同一頁報紙上，形成了極具衝擊力的版面設計。<sup>11</sup>

- 在〈獅聲〉上也刊登了反駁的文章，而〈南洋週刊〉與〈新國民日報〉的文藝欄〈新國民文學〉更是發表了數篇批判文章，以表明對〈獅聲〉的支持。

這場筆戰在兩報之間愈演愈烈，然而，1939年2月22日，樓適夷在〈晨星〉發表〈遙寄星洲〉一文，為郁達夫聲援。他指出：“郁達夫與茅盾是不同類型的人，我們不應該對他抱持像對

---

<sup>9</sup> 張楚琨，1912年生於福建泉州。1923年隨家人移居新加坡，1925年返回泉州求學。1937年回到新加坡，擔任《南洋商報》文藝欄〈獅聲〉主編兼評論員，以及《南洋晚報》主編。參考新加坡國立大學，海外華人研究，2025年3月20日查閱。

<sup>10</sup> 同書(註5)、頁121。

<sup>11</sup>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Newspaper SG，2025年3月19日查閱。

茅盾那樣的期待。但郁的卓越藝術才華，必然能夠推動南洋文藝青年的文學運動。這一連串的事件，正是郁達夫純真性格與強烈正義感的展現。” 這篇文章的發表，使得這場論戰暫時告一段落。

在對郁達夫的反駁聲音中，可以看到對於以中國大陸的文學傳統為經典標準來評論南洋文藝界的強烈反感。郁達夫本人亦認為，〈幾個問題〉的核心皆涉及“地方性”，即南洋文學的獨特性。然而，本稿筆者認為，最關鍵的一點在於，郁達夫作為“新客”，對南洋的理解尚不夠深入，卻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發表評論，這一點引發了當地讀者的強烈反感。

然而，本稿筆者確認原報紙的微縮膠卷影像後發現，樓適夷的〈遙寄星洲〉上標記的日期為2月5日。<sup>12</sup> 雖然不排除樓適夷寄往南洋〈星洲日報〉的信件因郵遞延遲而晚至，但若是5日所寫之文直到22日才刊登，這中間的間隔似乎過長。此外，2月7日，由六位作家聯名發表支持郁達夫的文章集中刊載，也顯得頗具策略性。〈晨星〉的主編正是郁達夫。表面上，他似乎是〈幾個問題〉論戰中被批評的一方，但實際上，或許他早已將這場文藝論爭視為推動南洋文學發展的契機。這場論戰的主導權，或許一直掌握在郁達夫的手中。若這樣的解讀過於偏頗，那麼是否過於斜眼看待此事了呢？

#### 4. 參與〈幾個問題〉論戰的作家

耐人尋味的是，在郁達夫編輯〈晨星〉的三年間，1939年卻是成果最為卓越的一年。當時，雖然南洋的抗日戰爭文學運動已然衰退，但仍有些許波動起伏，而〈晨星〉依舊維持著堅實而強韌的風格。<sup>13</sup> 當時〈晨星〉的作者群體包括：鐵抗（鄭卓群、金鑿）、老蕾、王君實、張曙生、戴淮君、李詞侑、白蒙（艾蒙）、漂青、白獲（黃科梅）、劉思、清才、李冰人、藍孔影、文之流（苗秀）、金石聲、倩子、馮蕉衣（拉因）等人。

郁達夫在扶持當地年輕作家的同時，為了充實文藝欄的內容，也積極致信中國的作家，邀請他們投稿。艾蕪、蕭紅、適夷、柯靈、陸丹林、姚雪垠、許廣平、馮雪峰、姚蓬子、老舍、汪靜之、徐悲鴻、茅盾、黃藥眠、歐陽山等人皆曾為〈晨星〉撰寫特約稿件。<sup>14</sup>

林萬菁的研究中，有一位明顯與郁達夫交情深厚，卻未被歸入當時〈晨星〉作者群體的名洋作家——溫梓川。溫梓川1911年生於檳城，1926年入讀中國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預科，1927年轉入上海暨南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後，他曾寄住於詩人汪靜之家中，並與郁達夫結識，進

---

<sup>12</sup>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Newspaper SG，2025年3月19日查閱。

<sup>13</sup> 同書(註5)，頁41。

<sup>14</sup> 同書(註5)，頁41、48。

而建立了深厚的交情。之後，他返回檳城，擔任《新報》文藝欄的編輯。<sup>15</sup> 1939年1月4日，在檳城，溫梓川被指派為接待郁達夫出席酒宴的負責人。可以推測，他是一位立場偏向郁達夫的作家。然而，在〈幾個問題〉論戰中，他似乎刻意保持距離。根據本稿筆者的調查，自郁達夫1月21日發表〈幾個問題〉的回答至2月22日樓適夷發表〈遙寄星洲〉期間，並未發現溫梓川曾於〈晨星〉投稿任何文章。

## 總結

從《星洲日報》視角來看，圍繞郁達夫〈幾個問題〉的作家交友關係可歸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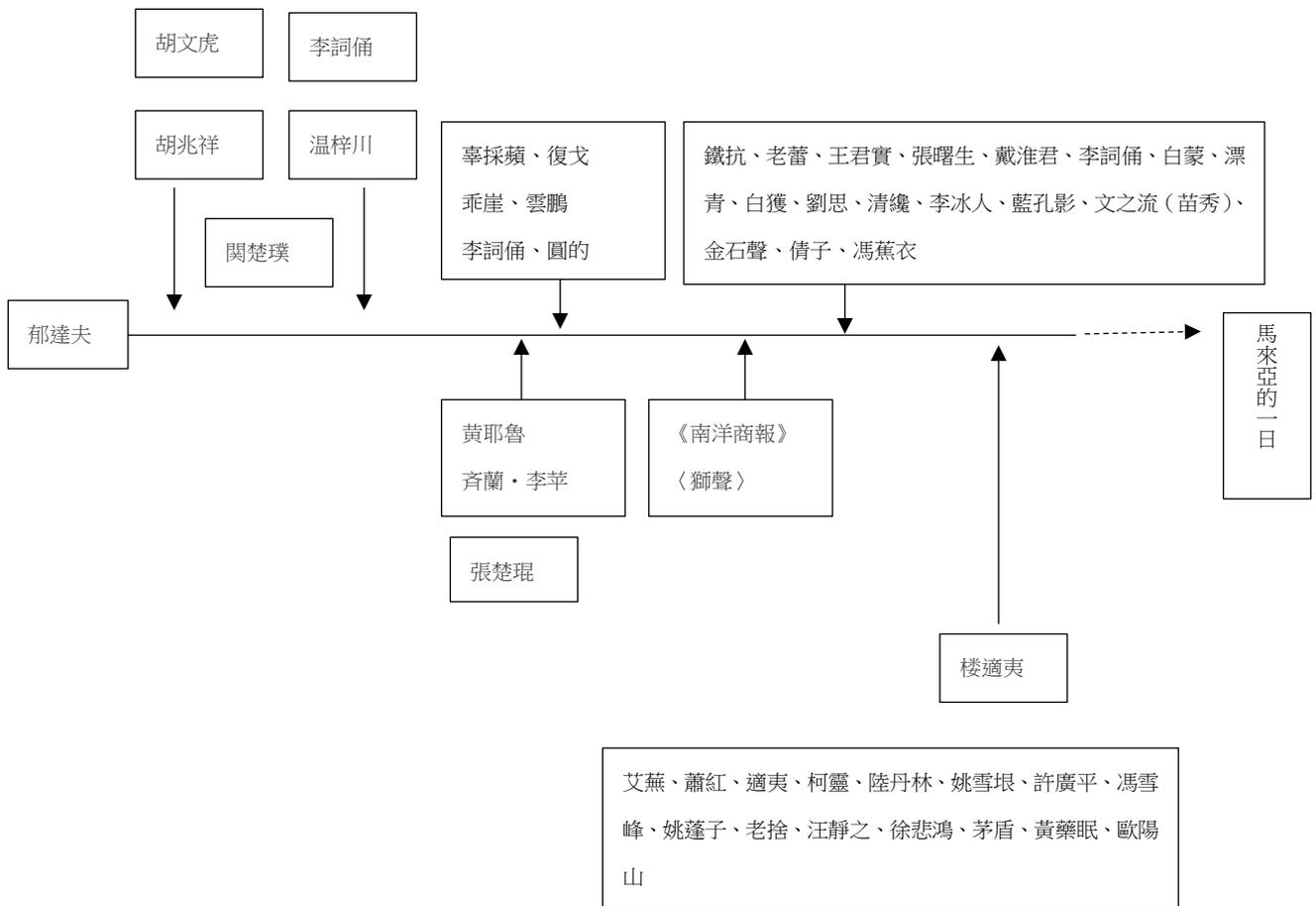


圖 1：透過〈幾個問題〉論戰呈現的文人交遊圖景

根據《星洲日報》上發表的郁達夫文章來分析其對南洋的描寫，若依時間順序追溯，可以發現最初他的筆觸中帶有輕視南洋的傾向。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他逐漸開始強調文藝發展的質量提升、文化界的團結等正面敘述，與此同時，他對祖國中國的批評性表述也開始出現。這些明顯的變化，顯示出郁達夫對南洋認識的不斷演變。通過〈幾個問題〉論戰及與當地年輕作

<sup>15</sup> 同書(註 3), 〈作者小傳〉、〈自序〉。

家的交流，郁達夫自身也逐漸發生了轉變。此外，他對南洋年輕人沉溺享樂、過度追求經濟利益的現象表示憂慮，並積極倡導重視教育，例如提出設立圖書館等文化建設措施。這不僅反映了他對南洋社會與人民的深入理解，更體現了他對這片土地的關懷與期待。<sup>16</sup> 進一步來看，郁達夫在 1941 年 7 月發起〈馬來亞的一日〉這一報導文學計劃，這或許可視為他在南洋華人社會中從“新客”尋找自身定位的一個重要嘗試。本稿筆者認為，這一行動不僅展現了他對南洋社會的適應，也標誌著他與當地文化和文學界的進一步融合。

---

<sup>16</sup> 拙稿，2021，『星洲日報』副刊主編時期 of 郁達夫における南洋に対する認識について- 描写表現の変化と胡愈之との比較から、『文学の力、語りの挑戦』、東方書店、頁 111-133。